杜工部集/卷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杜工部集/卷18

卷十九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
作者：杜甫　唐朝

杜工部集/卷20

本作品收錄於《杜工部集》

進三大禮賦表

臣甫言：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，行四十載矣。與麋鹿同群而處，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，實自弱冠之年矣。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？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？臣之愚頑，靜無所取，以此知分，沈埋盛時，不敢依違，不敢激訐，默以漁樵之樂，自遣而已。頃者賣藥都市，寄食朋友，竊慕堯翁擊壤之謳，適遇國家郊廟之禮，不覺手足蹈舞，形於篇章。漱吮甘液，遊泳和氣，聲韻寢廣，卷軸斯存，抑亦古詩之流，希乎述者之意。然詞理野質，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，配史籍以永久，恐倏先狗馬，遺恨九原。謹稽首投延恩匭，獻納上表，進明主《朝獻太清宮》、《朝享太廟》、《有事於南郊》等三賦以聞。臣甫誠惶誠恐，頓首、頓首，謹言。

朝獻太清宮賦

冬十有一月，天子既納處士之議，承漢繼周，革弊用古，勒崇揚休。明年孟陬，將攄大禮以相籍，越彝倫而莫儔。曆良辰而戒吉，分祀事而孔修；營室主夫宗廟，乘輿備乎冕裘。甲子王以昧爽，春寒薄而清浮。虛閶闔，逗蚩尤；張猛馬，出騰虬。捎熒惑，墮旄

頭；風伯扶道，雷公挾軨。通天台之雙闕，警溟漲之十洲。浩劫礧砢，萬山颼颼；臻於長樂之舍，嵬入乎崑崙之邱。太乙奉引，庖犧左右；堯步舜趨，禹馳湯驟。鬱宮之崔崒，坼元氣以經構；斷紫雲而竦牆，撫流沙而承霤。紛隳珠而陷碧，燀波錦而浪繡；森青冥而欲雨，光炯而初晝。於是翠蕤俄的，藻藉舒就；祝融擲火以焚香，溪女捧盤而盥漱。群有司之望幸，辨名物之難究；瓊漿自閒於粢盛，羽客先來於介冑。爍聖主之儲祉，敬雲孫而及此；詔軒轅使合符，敕王喬以視履。積昭感於嗣續，匪正辭於祝史；若蠁之有憑，肅風飆而乍起。揚流蘇於浮柱，金英霏而披靡；擬雜佩於曾巔，芝蓋欹以颯纚。中淙淙以回復，外蕭蕭而未已。

上穆然注道為身，覺天傾耳；陳僭號於五代，復戰國於千祀。曰：「嗚呼！昔蒼生纏孟德之禍，為仲達所愚；鑿齒其俗，窦竊其孤。赤烏高飛，不肯止其屋；黃龍哮吼，不肯負其圖。伊神器臭兀，而小人呴喻。曆紀大破，瘡痍未蘇；尚攫於吳蜀，又顛躓於羯胡。縱群雄之發憤，誰一統於亨衢？在拓跋與宇文，豈風塵之不殊？比聰虺及堅特，渾貔豹而齊驅。愁陰鬼嘯，落日梟呼。各擁兵甲，俱稱國都；且耕且戰，何有保無？惟累聖之徽典，恭淑慎以允緝；茲火土之相生，非符讖之備及。煬帝終暴，叔寶初襲；編簡尚新，義旗爰入。既清國難，方睹家給。竊以為數子自誣，敢正乎五行攸執？而觀者潛晤，或喜至於泣。矧鱗介以之鳴虡，昆蚑以之振蟄。感而遂通，罔不具集；仡神光而　　閜，羅詭異以戢。地軸傾而融曳，洞宮儼以嶷岌；九天之雲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。鳳鳥威遲而不去，鯨魚屈矯以相吸；掃太始之含靈，卷殊形而可挹。」則有虹為鉤帶者，入自於東。揭莽蒼，履崆峒；素髮漠漠，至精濃濃。條弛張於巨細，覬披寫於心胸。蓋修竿無隙，而仄席以容；裂手中之黑簿，睨堂下之金鍾。得非擬斯人於壽域，明返樸於元蹤？忽翳日而翻萬象，卻浮雲而留六龍；鹹謷蹜而壯茲應，終蒼黃而昧所從。上猶色若不足，處之彌恭。天師張道陵等洎左元君者前千二百官吏，謁而進曰：「今王巨唐，帝之苗裔，坤之紀綱。土配君服，宮尊臣商；起數得統，特立中央。且大樂在懸，黃鍾冠八音之首；太昊斯啟，青陸獻千春之祥。曠哉勤力耳目，宜乎大帶斧裳。故風後、孔甲充其佐，山稽、岐伯翼其傍。至於易制取法，足以朝登五帝，夕宿三皇。信周武之多幸，存漢祖之自強；且近朝之濫吹，仍改卜乎祠堂。初降素車，終勤恤其後；有客白馬，固漂淪不忘。伊庶人得議，實邦家之光。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，探之於縹囊。列聖有差，夫子聞斯於老氏；好問自久，宰我同科於季康。敢撥亂返正，乃此其所長。」萬神開，八駿迴；旗掩月，車奮雷；騫七曜，燭九垓。能事穎膠，清光大來。或曰今太平之人，莫不優遊以自得。況是蹴魏踏晉、批周抶隋之後，與夫更始者哉！

朝享太廟賦

初高祖、太宗之櫛風沐雨，勞身焦思，用黃鉞白旗者五年，而天下始一。曆三朝而戮力，今庶績之大備，上方采尨俗之謠，稽正統之類，蓋王者盛事。臣聞之於里曰：「昔武德已前，黔黎蕭條，無復生意，遭鯨鯢之蕩汩。荒歲月而沸渭，衮服紛紛，朝廷多閏者，仍亙乎晉魏。」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，曠千載而無真人，及黃圖之經綸，息五行而歸厚地。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，凡材不可以長寄。故高下相形，而尊卑各異；惟神斷係之於是，本先帝取之以義。

壬辰既格於道祖，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；所以昭達孝之誠，所以明繼天之質。具禮有素，六官鹹秩。大輅每出，或黎元不知；豐年則多，而筐筥甚實。既而太尉參乘，司仆扈蹕；望重以肅恭，順法駕之徐疾，公卿淳古，士卒精一；默宗廟之愈深，抵職司之所密。宿翠華於外戶，曙黃屋於通術；氣淒淒於前旒，光靡靡於嘉栗。階有賓阼，帳有甲乙。升降之際，見玉柱生芝；擊拊之初，覺鈞天合律。筍虡仡以碣磍，干戚宛而婆娑；鞉鼓塤篪為之主，鍾磬竽瑟以之和；《雲門》、《咸池》取之至，空桑孤竹貴之多。八音修通，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；萬舞陵亂，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。鳥不敢飛，而元甲孝謬以嶽峙；象不敢去，而鳴佩剡爚以星羅。已而上乾豆以《登歌》，美休成之既饗；璧玉儲精以稠疊，門闌洞豁而森爽。黑帝歸寒而激昂，蒼靈戒曉而來往。熙事莽而充塞，群心麌以振蕩。桐花未吐，孫枝之鸞鳳相鮮；雲氣何多，宮井之蛟龍亂上。

若夫生宏佐命之道，死配貴神之列，則殷、劉房、魏、之勳，是可以中摩伊、呂，上冠夔、卨。代天之工，為人之傑；丹青滿地，鬆竹高節。自唐興以來，若此時哲，皆朝有數四，名垂卓絕。向不遇撥亂反正之主，君臣父子之別；奕葉文武之雄，注意生靈之切。雖前輩之溫良寬大、豪俊果決，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，載其刀筆與喉舌，使祭則與食則血，若斯之盛而已？爾乃直於主，索於祊；警幽全之物，散純道之精。蓋我後常用，惟時克貞；膋以蕭合，酌以茅明；嘏以慈告，祝以孝成。故天意張皇，不敢殄其瑞；神奸妥帖，不敢秘其精，而撫絕軌、享鴻名者矣，於以《奏永》安，於以奏《王夏》。福穰穰於絳闕，芳霏霏於玉豅；沛枯骨而破聾盲，施夭胎而逮鰥寡。園陵動色，躍在藻之泉魚；弓劍皆鳴，汗鑄金之風馬。霜露堪吸，禎祥可把。曾宮歔欷，陰事儼雅；薄清輝於鼎湖之上，靜餘響於蒼梧之野。

上窅然漠漠，惕然兢兢；紛益所慕，若不自勝。瞰牙旗而獨立，吟翠駮而未乘；五老侍祠而精駭，千官遝聽而思凝。於是二丞相進曰：「陛下應道而作，惟天與能。澆訛散，淳樸登；尚猶日慎業業，孝思烝烝；恐一物之失所，懼先王之咎徵。如此之勤恤匪懈，

是百姓保以報夫元首？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？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，漢武之淫祀相仍；諸侯敢於迫脅，方士奮其威棱。一則以微言勸內，一則以輕舉虛憑。又非陛下恢廓緒業，其瑣細亦曷足稱？」丞相退，上天踏地，授綏登車。伊鴻洞槍桑，先出為儲胥；本枝根株乎？萬代，睿想經緯乎六虛。甲午方有事於采壇，紺席宿夫行所如初。

有事於南郊賦

蓋主上兆於南郊，聿懷多福者舊矣。今茲練時日，就陽位之美，又所以厚祖考、通神明而已。職在宗伯，首崇禋祀。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，獻祭天之紀；令泰龜而不昧，俟萬事之將履；掌次閱氈邸之則，封人考壝宮之旨；司門轉致乎？牲牢之繫，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。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，天子蒼然視於無形，澹然若有所聽；又齋心於宿設，將旰食而匪寧。旌門坡陁以前騖，殼騎反覆以相經；頓曾城之軋軋，軼萬戶之熒熒。馳道端而如砥，浴日上而如萍；掣翠旄於華蓋之角，彗黃屋於鉤陳之星。神仙戍削以落羽，魍魎幽憂以固扃；戰岐栗華，擺渭掉涇。地回回而風淅淅，天泱泱而氣青青；甲冑乘陵，轉迅雷於荊門巫峽。玉帛清迴，霽夕雨於瀟湘洞庭；於是乘輿，霈然乃作。翳夫鸞鳳將至以衝融，寥廓不可乎彌度；聲明通乎純粹，溟涬為之垠堮。駟蒼螭而蜿蜒，若無骨以柔順；奔烏攫而黝蟉，徒有勢於殺縛；朱輪竟野而杳冥，金鋌成陰以結絡；吹堪輿以軒輊，搶寒暑以前卻。中營密擁乎太陽，宸眷眇臨乎長薄；熊羆弭耳以相舐，虎豹高跳以虛攫。上方將降帷宮之緺縭，屏玉軑以蠼略。人門行馬，以拱乎合遝之場；皮弁大裘，始進於穹崇之幕。衝牙鏗鏘以將集，周衛寥轕而咸若；月窟黑而扶桑寒，田燭稠而曉星落。肅定位以告潔，藹嚴上而清超；雲菡萏以張蓋，春葳蕤以建杓。簪裾斐斐，樽俎蕭蕭；方回曲折，周旋寂寥。必本於天，王宮與夜明相射；動而之地，山林與川谷俱標。於是乎官有，事有職；所以敬鬼神，所以勤稼穡；所以報本反始，所以度長立極。玄酒明水之上，越席疏布之側；必取先於稻秫曲蘗之勤，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。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，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。先王之丕業繼起，信可以永其昭配；群望之遍祭在斯，示有以明其翼戴。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，從乎節奏以進退。《韶》、《夏》、《濩》、《武》，采之於訓謨；鍾石陶匏，具之於梗概。變方形於動植，聽宮徵於砰磕。英華發外，非因乎筍虡之高；和順積中，不在乎雷鼓之大。既而膟膋挂胃，柴燎窟塊；騧耆擘赫，葩斜晦潰。電纏風升，雪諷星碎；拂勿健潨，眇溟蓯滓。聖慮岑寂，玄黃增霈；蒼生顒昂，毛髮清籟。雷公河伯，或　　騃以修聳；霜女江妃，乍紛綸而晻曖。執紱秉翟，朱干玉戚。鼓瑟吹笙，金支翠旌；神光倏斂，祀事虛明。於是淊　　乎渙汗，紆餘乎經營。浸朱崖而灑朔漠，洶暘谷而濡若英；耆艾涕而童子舞，叢棘坼而狴牢傾。是率土之濱，覃酺醵以涵泳；非奉郊之縣，獨宴慰以縱橫。玄澤淡濘乎無極，殷薦綢繆乎至

精。稽古之時，屢應符而合契；聖人有作，不逆寡而雄成。

爾乃孤卿，侯伯，群儒三老，儼而絕皮軒，趨帳殿，稽首曰：「臣聞燧人氏已往，法度難知，文質未變。太昊氏繼天而王，根啟閉於厥初；以木傳子，據終始而可見。洎虞夏殷周，茲煥炳而蔥蒨。秦失之於狼貪蠶食，漢綴之以蛇斷龍戰；中莽茫茫夫何以從，聖蓄縮曾不下眷。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，鬼害馬之蹄齧；啁五精之息肩，考正氣之無轍。協夫貽孫以降，使之造命更挈；累聖昭洗，中祚觸蹶。氣慘黷乎脂夜之妖，勢回薄乎龍蛇之孽。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，天閼不敢旅拒，鬼神為之嗚咽；高衢騰塵，長劍吼血。尊卑配宇縣刷，插紫極之將頹，拾清芬於已缺。爐之以仁義，鍛之以賢哲；聯祖宗之耿光，卷夷狄之影撇。蓋九五之後，人人自以遭唐虞；四十年來，家家自以為稷卨。王綱近古而不軌，天聽貞觀以高揭。蠢爾差僭，粲然優劣；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，刊定於興廢繼絕。而後睹數統從首，八音六律而惟新；日起算外，一字千金而不滅。」上曰：「吁！昊天有成命，惟五聖以受；我其夙夜匪遑，宴用素樸以守。于嗟乎麟鳳，胡為乎郊藪？豈上帝之降鑒及茲，玄元之垂裕於後？」夫聖以百年為鶉觳，道以萬物為芻狗。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，眇眇托乎群后；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，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？斯上古成法，蓋其人已朽，不足道也。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，終將固之又固之；意不在抑殊方之貢，亦不必廣無用之祠。金馬碧雞，非理人之術；珊瑚翡翠，此一物何疑？奉郊廟以為寶，增怵惕以孜孜；況大庭氏之時，六龍飛御之歸。

進封西嶽賦表

臣甫言：臣本杜陵諸生，年過四十，經術淺陋，進無補於明時，退常困於衣食，蓋長安一匹夫耳。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，幸得奏賦，待制於集賢，委學官試文章，再降恩澤，仍猥以臣名實相副，送隸有司，參列選序。然臣之本分，甘棄置永休，望不及此，豈意頭白之後，竟以短篇隻字，遂曾聞徹宸極，一動人主，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。在臣光榮，雖死萬足，至於仕進，非敢望也。日夜憂迫，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，明臣子之效？況臣常有肺氣之疾，恐忽復先草露、塗糞土，而所懷冥寞，孤負皇恩。敢據竭憤懣，領略丕則，作《封西嶽賦》一首以勸，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。先是禦制西嶽碑文之卒章曰：「待餘安人治國，然後徐思其事。」此蓋陛下之至謙也。今茲人安是已，今茲國富是已，況符瑞翕集，福應交至，何翠華之脈脈乎？維嶽固陛下本命，以永嗣業；維嶽授陛下元弼，克生司空。斯又不可以寢已，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。春將披圖視典，冬乃展采錯事，日尚浩闊，人匪勞止，庶可試哉。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，謹詣延恩匭獻納，奉表進賦以聞。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，謹言。

封西嶽賦（並序）

上既封泰山之後，三十年間，車轍馬跡，至於太原，還於長安。時或謁太廟，祭南郊，每歲孟冬，巡幸溫泉而已。聖主以為王者之禮，告厥成功，止於岱宗可矣。故不肯到崆峒，訪具茨，驅八駿於昆侖，親射蛟於江水，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。況行在供給蕭然，煩費或至，作歌有慚於從官，誅求坐殺於長吏，甚非主上執元祖醇醲之道，端拱禦蒼生之意。大哉聖哲，垂萬代則，蓋上古之君，皆用此也。然臣甫愚，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，讚見有常儀，則備乎玉帛，而財不匱乏矣；動乎車輿，而人不愁痛矣。雖東岱五嶽之長，足以勒崇垂鴻，與山石無極，伊太華最為難上，至於封禪之事，獨軒轅氏得之。夫七十二君，罕能兼之矣。其餘或蹶踣風雨，碑版祠廟，終麼麼不足追數。今聖主功格軒轅氏，業纂，七十君，風雨所及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礪。華近甸也，其可恧乎？比歲鴻生巨儒之徒，誦古史、引時義云：國家土德，與黃帝合；主上本命，與金天合。而守闕者亦百數，天子寢不報，蓋謙如也。頃或詔厥郡國，掃除曾顛，雖翠蓋可薄乎蒼穹，而銀字未藏於金氣。臣甫誠薄劣，不勝區區吟詠之極，故作《封西嶽賦》以勸。賦之義，豫述上將展禮焚柴者，實覬聖意因有感焉。為其詞曰：

維時孟冬，百工乃休，上將陟西嶽；覽八荒，禦白帝之都，見金天之王。既刊石乎岱宗，又合符乎軒皇。茲事體大，越不可載已。先是禮官草具其儀，各有典司；俯葉吉日，欽若神祇。而千乘萬騎，已蠖略佁似，屈矯陸離，唯君所之。然後拭翠鳳之駕，開日月之旗；撞鴻鍾，發雷轫。辨格澤之修竿，決河漢之淋漓；纊天狼之威弧，墜魁魋之霏霏。赤鬆前驅，彭祖後馳；方明夾轂，昌寓侍衣。山靈秉鉞而踉蹡，海若護蹕而參差；風馭冉以縱雙，雲螭縩而遲蚔。地軸軋軋，殷以下折；原隰草木，儼而東飛。岐梁閃倏，涇渭反覆；而天府載萬侯之玉，尚方具左纛黃屋，已焜煌於山足矣。乘輿尚鳴鑾和，儲精澹慮；華蓋之大角低回，北斗之七星皆去。屆蒼山而信宿，屯絕壁之清曙。既臻夫陰宮，犀象碔兀，戈鋋寮窣，飄飄蕭蕭，洶洶如也。於是太一抱式，元冥司直。天子乃宿祓齋，就登陟；駢素虯，超崩岁。天語秘而不可知，代欲聞而不可得。柴燎上達，神光充塞；泥金乎菡萏之南，刻石乎青冥之北。上意由是茫然，延降天老，與之相識；問太微之所居，稽上帝之遺則。颯弭節以徘徊，撫八紘而黼黑；忽風翻而景倒，澹殊狀而異色；冏若褰祛開帷，下辨宸極者。久之，雲氣蓊以回復，山嘑巢而未息。祀事孔明，有嚴有翼；神保是格，時萬時億。爾乃駐飛龍之秋秋，詔王屬以中休；覲群後於高掌之下，張大樂於洪河之洲。芬樹羽林，莽不可收；千人舞，萬人謳。麒麟踆踆而在郊；鳳凰蔚跋而來遊，雷公伐鼓而揮汗，地祇被震而悲愁。樂師拊石而具，發激越乎陬；群山為之相峽，

萬穴為之倒流，又不可得載已。久而景移樂闋，上悠然垂思曰：「嗟乎！餘昔歲封泰山，禪梁父；以為王者成功，已纂終古。嚐覽前史，至於周穆、漢武；豫遊寥闊，亦所不取。惟此西嶽，作鎮三輔，非無意乎？頃者猶恐百姓不足，人所疾苦；未暇痊斯玉帛，考乃鍾鼓。是以視嶽於諸侯，錫神以茅土。豈惟壯設險於甸服，報西成之農扈，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，答應時之風雨者矣？今茲塚宰庶尹，醇儒碩生僉曰：「黃帝、顓頊，乘龍遊乎四海，發軔匝乎六合。竹帛有雲。得非古之聖君，而泰華最為難上，故封禪之事，鬱沒罕聞？以餘在位，發祥隤祉者，焉可勝紀，而不得已，遂建翠華之旗，用塞雲台之義。矧乎殊方奔走，萬國皆至，元元從助，清廟歔欷也。」臣甫舞手蹈足曰：「大哉爍乎！真天子之表，奉天為子者已。不然，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？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？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，功罔不克成，放百靈，歸華清。」

進雕賦表

臣甫言：臣之近代陵夷，公侯之貴磨滅，鼎銘之勳，不復照耀於明時。自先君恕、預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墜素業矣。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，修文於中宗之朝，高視於藏書之府，故天下學士，到於今而師之。臣幸賴先臣緒業，自七歲所綴詩筆，向四十載矣，約千有餘篇。今賈、馬之徒，得排金門、上玉堂者甚眾矣。惟臣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，奔走不暇，隻恐轉死溝壑，安敢望仕進乎？伏惟明主哀憐之。倘使執先祖之故事，拔泥塗之久辱，則臣之述作，雖不足以鼓吹六經，先鳴數子，至於沈鬱頓挫、隨時敏捷，而揚雄、枚皋之流，庶可跋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舍諸？伏惟明主哀憐之，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。臣甫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臣以為雕者，鷙鳥之殊特，搏擊而不可當，豈但壯觀於旌門，發狂於原隰？引以為類，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。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，故作此賦，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。不揆蕪淺，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，謹言。

雕賦

當九秋之淒清，見一鶚之直上；以雄才為己任，橫殺氣而獨往。梢梢勁翮，肅肅逸響；杳不可追，俊無留賞。彼何鄉之性命，碎今日之指掌；伊鷙鳥之累百，敢同年而爭長。此鵬之大略也。若乃虞人之所得也，必以氣稟元冥，陰乘甲子；河海蕩潏，風雲亂起；雪沍山陰，冰纏樹死。迷向背於八極，絕飛走於萬里。朝無所充腸，夕違其所止；頗愁呼而蹭蹬，信求食而依倚。用此時而椓杙，待弋者而綱紀；表狎羽而潛窺，順雄姿之所擬。捷來於森木，固先係於利觜；解騰攫而竦神，開網羅而有喜。獻禽之課，數備而已。

及乎閩隸受之也，則擇其清質，列在周垣；揮拘攣之掣曳，挫豪梗之飛翻。識畋遊之所使，登馬上而孤騫。然後綴以珠飾，呈於至尊；摶風槍桑，用壯旌門。乘輿或幸別館，獵平原；寒蕪空闊，霜仗喧繁。觀其夾翠華而上下，卷毛血之崩奔；隨意氣而電落，引塵沙而晝昏；豁堵牆之榮觀，棄功效而不論。斯亦足重也。至如千年孽狐，三窟狡兔；恃古塚之荊棘，飽荒城之霜露。回惑我往來，趑趄我場圃。雖有青骹載角，白鼻如瓠；蹙奔蹄而俯臨，飛迅翼而遐寓。而料全於果，見迫寧遽；屢攬之而穎脫，便有若於神助。是以曉哮其音，颯爽其慮；續下韝而繚繞，尚投跡而容與。奮威逐北，施巧無據；方蹉而就擒，亦造次而難去。一奇卒獲，百勝昭著；夙昔多端，蕭條何處。斯又足稱也。

爾其鶻鵠鴨鶂之倫，莫益於物，空生此身。聯拳拾穗，長大如人；肉多奚有，味乃不珍。輕鷹隼而自若，托鴻鵠而為鄰。彼壯夫之慷慨，假強敵而逡巡；拉先鳴之異者，及將起而遄臻。忽隔天路，終辭水濱，寧掩群而盡取，且快意而驚新。此又一時之俊也。夫其降精於金，立骨如鐵；目通於腦，筋入於節。架軒楹之上，純漆光芒；掣梁棟之間，寒風凜冽。雖趾蹻千變，林嶺萬穴；擊叢薄之不開，突檥枒而皆折，此又有觸邪之義也。久而服勤，是可呀畏。必使烏攫之黨，罷鈔盜而潛飛；梟怪之群想英靈而遽墜。豈比乎？虛陳其力，叨竊其位，等摩天而自安，與搶榆而無事者矣？故不見其用也。則晨飛絕壑，暮起長汀；來雖自負，去若無形。置巢截嵎，養子青冥。倏爾年歲，茫然闕庭；莫試鉤爪，空回鬥星。眾雛儻割鮮於金殿，此鳥已將老於巖扃。

天狗賦（並序）

天寶中，上冬幸華清宮。甫因至獸坊，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。胡人云：此其獸猛捷，無與比者。甫壯而賦之，尚恨其與凡獸相近。其詞曰：

瞻華清之莘莘漠漠，而山殿戍削，縹焉天風，崛乎回薄。上揚雲旆兮下列猛獸。夫何天狗嶙峋兮，所獨神秀；色似狻猊，小如猿狖？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，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？向若鐵柱欹而金鎖斷兮，事未可救；瞥流沙而歸月窟兮，斯豈逾書？日食君之鮮肥兮，性剛簡而清瘦，敏於一擲。威解兩鬥；終無自私，必不虛透。常觀乎副君暇豫，奉命於畋；則蚩尤之倫，已腳渭戟涇。提挈邱陵，與南山周旋；而慢圍者戮，實禽有所空。伊鷹隼之不制兮，啁犬豹以相纏；蹙乾坤之翕習兮，望麋鹿而飄然。由是天狗捷來，發自於左，頓六軍之蒼黃兮，劈萬馬以超過。材官未及唱，野虞未及和。冏髇矢與流星兮，圍要害而俱破；洎千蹄之並集兮，始拗怒以相賀。真雄姿之自異兮，已曆塊而高臥；不愛力以許人兮，能絕等以為大。既而群有啖咋，勢爭割據，垂小亡而大傷兮；翻投跡

以來預，劃雷殷而有聲兮，紛膽破而何遽。似爪牙之便禿兮，無魂魄以自助。各弭耳低徊，閉目而去。每歲天子騎白日，禦東山；百獸踿蹌以皆從兮，四猛仡銛銳乎其間。夫靈物固不合多兮，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？惟昔西域之遠致兮，聖人為之豁迎風，虛露寒；體蒼螭，軋金盤。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，召群公與之俱觀；宜其立閶闔而吼紫微兮，卻妖孽而不得上幹。時駐君之玉輦兮，近奉君之渥歡。使奧處而誰何兮，備周垣而辛酸？彼用事之意然兮，匪至尊之賞闌；仰千門之崚嶒兮，覺行路之艱難。懼精爽之衰落兮，驚歲月之忽殫；顧同儕之甚少兮，混非類以摧殘。偶快意於校獵兮，尤見疑於蹻捷。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，孰知群材之所不接？且置身之暴露兮，遭縱觀之稠疊。俗眼空多，生涯未愜；吾君倘憶耳尖之有長毛兮，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？

唐興縣客館記

中興之四年，王潛為唐興宰，修厥政事。始自鰥寡惸獨，而和其封內，非侮循循，不畏險膚，而行而一。谘於官屬、於群吏、於眾庶曰：「邑中之政，庶幾繕完矣。惟賓館上漏下濕，吾人猶不堪其居，以容四方賓，賓其謂我何？改之重勞，我其謂人何？」咸曰：「誕事至濟厥載，則達觀於大壯。」作之閈閎，作之堂構，以永圖崇高廣大，逾越傳舍，通梁直走，嵬將墜壓，素柱上承，安若泰山，兩傍序開，發泄霜露，潛靜深矣。步櫩復霤，萬瓦在後，匪丹雘為實，疏達為迴廊，南注又為覆廊，以容介行人，亦如正館，制度小劣。直左階而東，封殖修竹茂樹；挾右階於南，環廊又注，亦可以行步，風雨不易。謀而集事，邑無妨工，亦無匱財，人不待子來，定不待方中矣。宿息井樹，或相為賓，或與之毛，天子之使至，則曰：「邑有人焉，某無以栗階。州長之使至，則曰：「某非敢賓也，子無所用俎。四方之使至，則曰：「子貺某多矣，敢辭贅。或曰：「明府君之侈也，何以為人？」皆曰：「我公之為人也，何以侈！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，不知其私室之甚薄，器物未備，力取諸私室，人民不知賦斂。乃至於館之醢醢闕，出於私廚；使之乘駟闕，辦於私廄，」君豈為亭長乎？是躬親也，若館宇不修，而觀台榭是好，賓至無所納其車，或浩蕩無所措手足，獲高枕乎？其誰不病吾人矣？疵瑕忽生，何以為之？是道也施舍，不幾乎先覺矣？杜之友朋歎曰：「美哉！，是館也成，人不知，人不怒，廨署之福也。」府君之德也。」府君曰：「古有之也，非吾有也，餘何能為？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，餘何能為！是日辛丑歲秋分，大餘二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，杜氏之老記已。

說旱

《周禮，司巫》若：「國大旱，則率巫而舞雩。」《傳》曰：「龍見而雩。」謂建巳之月，蒼龍宿之體，昏見東方，萬物待雨甚大，故祭天，遠為百穀祈膏雨也。今蜀自十月不雨，月旅建卯，非雩之時，奈久旱何？得非獄吏隻知禁係，不知疏決，怨氣積，冤氣盛，亦能致旱？是何川澤之乾也，塵霧之塞也，行路皆菜色也，田家其愁痛也？自中丞下車之初，軍郡之政，罷弊之俗，已下手開濟矣，百事冗長者，又以革削矣。獨獄囚未聞處分，豈次第未到，為獄無濫係者乎？穀者百姓之本，百役是出，況冬麥黃枯，秦種不入，公誠能暫輟諸務，親問囚徒，除合死者之外，下筆盡放，使囹圄一空，必甘雨大降。但怨氣消，則和氣應矣。躬自疏決，請以兩縣及府係為始，管內東西兩川，各遣一使，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，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，眾人之望也，隨時之義也。昔貞觀中，歲大旱，文皇帝親臨長安、萬年二赤縣決獄，膏雨滂足。即嶽鎮方麵歲荒剳，皆連帥大臣之務也，不可忽。凡今徵求無名數，又耆老合侍者、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？不殊常丁賦斂，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。國有養老，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，亦和氣合應之義也，時雨可降之徵也。愚以為至仁之人，常以正道應物，天道遠，去人不遠。

畫馬讚

韓幹畫馬，毫端有神。驊騮老大，腰清新。魚目瘦腦，龍文長身。雪乖白肉，風蹙蘭筋。逸態蕭疏，高驤縱恣。四蹄雷雹，一日天地。禦者閒敏，去何難易？愚夫乘騎，動必顛躓，瞻彼駿骨，實惟龍媒。漢歌燕市，已矣茫哉！但見駑駘，紛然往來。良工惆悵，落筆雄才。

雜述

杜工部集/卷19
消歧义页

這是一個消歧義頁——使用相同或相近標題，而主題不同的條目列表。如果您是通過某個內部鏈接轉到本頁，希望您能協助將該內部鏈接指向正確的主條目。

杜工部集/卷19可以指：

雜述（杜甫）

雜述（權韙）

秋述

秋，杜子臥病長安旅次，多雨生魚，青苔及榻。常時車馬之客，舊雨來。今雨不來，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，而揚子雲草《元》寂寞，多為後輩所褻，近似之矣。嗚呼！冠冕之窟，名利卒卒，雖朱門之塗泥，士子不見其泥，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？子魏子獨踽踽然來，汗漫其仆夫，夫又不假蓋，不見我病色，適與我神會。我棄物也，四十無位，子不以官遇我，知我處順故也。子挺生者也，無矜色，無邪氣，必見用，則風後、力牧是已。於文章，則子遊、子夏是已，無邪氣故也，得正始故也。噫！所不至於道者，時或賦詩如曹、劉，談話及衞、霍，豈少年壯志，未息俊邁之機乎？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，名隸東天官，告余將行，既縫裳，既聚糧，東人怵惕，筆劄無敵，謙謙君子，若不得已，知祿仕此始，吾黨惡乎無述而止！

東西兩川說

聞西山漢兵，食糧者四千人，皆關輔山東勁卒，多經河隴幽朔教習，憤於戰守，人人可用。兼羌堪戰子弟，向二萬人，實足以備邊守險。脫南蠻侵掠，邛雅子弟不能獨制，但分漢勁卒助之，不足撲滅，是吐蕃馮陵，本自足支也，搉量西山、邛、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。頃三城失守，罪在職司，非兵之過也，糧不足故也。今此輩見閼兵馬使，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，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。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，而釁隙隨之矣。況軍須不足，奸吏減剝未已哉。愚以為宜速擇偏裨主之；主之勢，明其號令，一其刑賞，申其哀恤，至其歡忻。宜先自羌子弟始，自漢兒易解人意，而優勸旬月，大浹洽矣。仍使兵羌各係其部落，刺史得自教閱。都受統於兵馬使，更不得使八州都管，或在一羌王，或都關一世襲刺史。是羌之豪族，發源有遠近，世封有豪家，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，肆與奪之權於外已。然則備守之根危矣，又何以藉其為本，式遏雪嶺之西哉？比羌族封王者，初以拔城之功得，今城失矣，襲王如故，總統未已，餘諸董攘臂何？王尹之獄是矣。田策嗣羌王，關王氏舊親，西董族最高，怨望之勢然矣。誠於此時便宜聞上，使各自統領，不須王區分易制，然後都靜聽，取別於兵馬使，不益元戎氣壯，部落無語。或縱一部落怨，獲群部落喜矣。無爽如此處分，豈惟邛南不足憂？八州之人願賈勇，復取三城不日矣。幸急擇公所素諳用了將，正色遣之。

獠賊內編屬自久，數擾背亦自久，徒惱人耳，憂慮蓋不至大。昨聞受鐵券，爵祿隨之，

今聞已小動，為之奈何？若不先招諭也，穀貴人愁，春事又起，緣邊耕種，即發精卒討之甚易，恐賊星散於窮穀深林，節度兵馬，但驚動緣邊之人，供給之外，未見免劫掠，而還賃其地，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。蜀之土肥，無耕之地，流冗之輩，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，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，實不離蜀也。大祇祗舉兼並豪家力田耳，但鈞畝薄斂，則田不荒，以此上供王命，下安疲人，可矣。豪族轉安，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，管內最大，誅求宜約，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。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！村正雖見麵，不敢示文書取索，非不知其家處，獨知貧兒家處。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，須盡罷免，苟得賢良，不在正授權，在進退聞上而已。